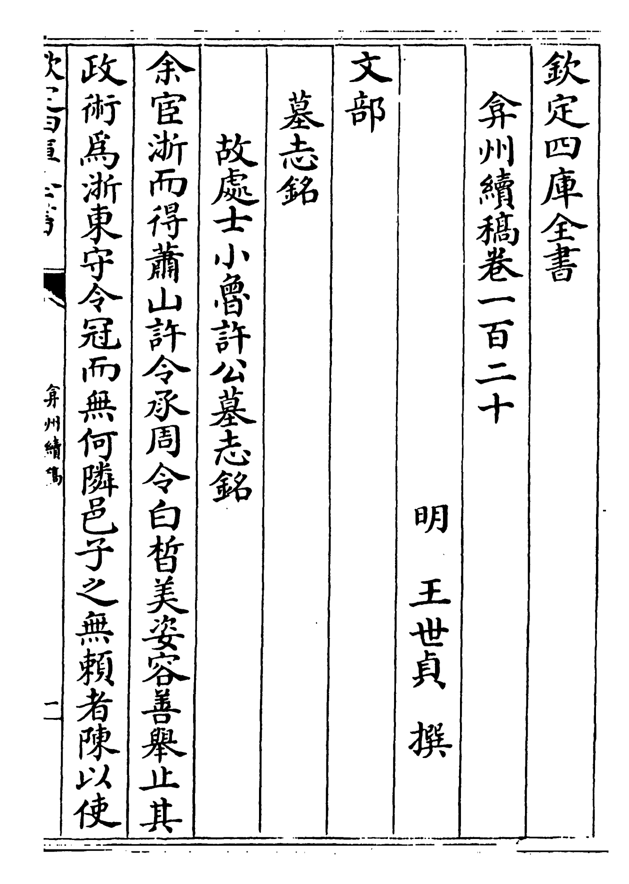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志銘

故處士小魯許公墓志銘

余宦浙而得蕭山許令承周令白皙美姿容善舉止其政術爲浙東守令冠而無何隣邑子之無賴者陳以使

事枉道過蕭山縱暴郵傳閒令捕翦其爪翼弗聽去遂至互為訐坐俱免當是時縉紳先生無不快陳而惜令之俱免令獨怡然奉太夫人歸里葢二十年矣太夫人之養日益備而令之名不挫其意日亦自懌顧時時有所慨而歎且泣曰天厚我使我得長共養太夫人第如我先府君何葢令之父小魯君蚤棄君不及以禄養而令又蚤罷官不獲以一命之服為君榮且也始謀葬而貧離貧矣卜吉壤不兆宜許君之歎而且泣也萬厯之

戊子秋君以書幣使其子某來懇曰今者得吉壤在綽山陽城湖之間卜而兆葬有日矣思所以爲親計者窮矣意必藉吾子之一言而後不朽哉予故習令而又憫其誠乃按君之狀而志之曰君之先四岳後徙東南為崑山名族而中徽牒燬於火至君之大王父朴王父彔皆以力田致饒嘗搆堂可坐百客而旁有棗樹髙數丈遠近望而異之所謂大棗許家者也已而復挫産父鵬以少子出贅於周生君君遂從周姓諱道東字子行生

而沉敏強記十二能為舉子業尋以父亡奪之依其外家以長補邑從事非其好也去之耕於野君故明氾勝王氏書而又有天幸恒得歲斥買傷產漸裕矣然居恒邑邑不自得曰世困農不克以儒顯吾幾得之而奪之天乎而會承周少穎乃課之讀書僅弱冠三試於郡邑及學使者皆第一然君已病矣謂其母張夫人曰成吾志者此兒也何渠能使我見之張夫人與承周泣數行下不能仰視已而君竟卒得年四十有四君為人孝友

篤誠明理暢事尤敦誼信不寢然諾當其父之死於贅也念外王父無它子而鞠育君於稚時曰微外氏我何以有今日且吾王父母幸有諸父在善其終矣故竭甘髓之奉於外王父及殁而為之冢塋歲時享祀不輟至終身冒周姓而謂令君曰若不可不復也雖然毋遽剪吾外氏名之曰承周以志不忘及其晚節始備伏臘烝祀之禮於家三世稱質文矣事寡母尤以孝聞伯兄仁厄於傜君謂不易支也促令君白之邑而免之已謂其

老無子捐少子之在襁者爲之子而借以周䘏之良備又嘗計脫其舅氏於監鹽逮然推德不任也中表有鄉貢士任生者苦貧不能具鮮衣君得一衣未御輟以服之少嘗過趙丈人留君飯而忘戒飭內饋君不懌辭歸丈人産晚落寠行過君君爲數具美食且資其妻子曰推吾所以不懌意也盛生避讐之他邑而寓槖於君直可千金久之不聞問咸謂死矣忽以夜間歸過君不敢言槖事君飯而返之封識宛然有與君友而蠶食官庾

者君力勸沮之反覆甚苦其人怒去後事敗論戍家盡破歎曰吾負許君吾負許君其行事類如此善尺牘尤工署書歲暮來求門署者屨常滿君應之不厭故君雖隱闠閈若委瑣也而名藉藉娶張夫人精勤有大節其居𥺌訓方得古賢母風子二長即令君不獲展於用乃文行蔚然矣次承喆即出後於弟者不及壯以死孫男四旋吉娶閩獻吉娶李爲郡邑諸生覲吉聘孫太學生令君出也慕吉承喆之媍遺腹孤也曽孫女若干人令

君則又謂柳柳州嘗表其父墓而言身不謹先君教以陷大禍不克成先君之寵贈以為罪惡世無所容不肖不敢望柳州其不幸奚啻過之傷哉語也雖然當柳州之生時有昌黎在而不寄以不朽僅以身後屬昌黎視令君不如遠

銘曰報不必身于其子孫顯不必位乃以微言君之所謂奇者泯而其羸者長存噫其又何怨叶

樂田高翁暨配李太孺人合葬志銘

欒田公卒以萬歷已卯也是時令君猶在公車云蓋卜
葬於蒦嘉之郭南而未有志也又七年而爲丙戌而令
君始成進士釋褐除之蕭縣而公之𤼵李太孺人實從
養其以任劇調上海則復從僅兩月而令君仁聲隆隆
起乃太孺人屬疾卒太孺人之疾也邑人靡不狂走問
醫禱曰天乎毋以太母故奪吾父既而聞孺人卒則又
狂走唁令君曰天乎竟奪吾父矣雖然何以慰吾父也
令君謝曰孤不天不蒦以身爲太孺人代又不蒦竭方

寸而拯若胥於溝壑孤恨不即蓐螻蟻何所溷父老爲也則固請曰必有以慰吾父令君乃泣稽顙曰傷哉貧也我先公之窆也葢有石而無志今者歸必啓先公之兆而合焉意且徼惠長者之一言以不朽地下乎哉則又問何之曰吳郡王司馬者其人也而未有素也邑之賢貴人學憲潘先生允端曰吾女女司馬子司馬令在金陵於是學憲公任樂田公與太孺人之狀以書介紹不佞貞令君布幣而踵言其後曰國有禁不敢以不祥

之服黜都門唯足下憐之余不能辭潘先生且以先生習知令君以令君知公與太孺人故按狀而志曰公姓高氏諱魁字某樂田其別號也高之先故廬江人洪武初諱大者戍寧田衛移屯於獲嘉遂家焉王父璽玄父璽娶於劉而生公公生而樸茂不事雕飾為文采忠信愿恪與物毋迕顧其中井井如也世居約有瘠田畝可二百而耕恒不及歲役故侵之迺廢箸轉從貸富人田強自力稍稍得歲而父璽母劉皆已老徒手仰公食賴

授室而得太孺人以儉勤佐公意毋論時時羞甘毳即褐博粥蔬脰飽無後時二尊人安之若登春臺也既皆以壽考終後先皆以毀瘠勝然至含葵皆成禮伏臘祀享悲聲動閭左人人稱高氏孝子孝婦矣公既以至行得里中聲而黠豪心妬之故踴公門而詈甚口欲挑為鬬端公遜弗應異日猶身詣謝之豪故張具欲以嘗公公竟酒食食無異居恒豪乃內愧折節請交矣衛帥鷙而貪所部無免者獨跡公過不得公恒言七尺吾受之

父母奈何輕擲之公庭也故終其身無郡邑逮太孺人與公俱難子過壯始舉令君而又少穎愛之甚既而心異之曰家世隱約亡顯者是子也奇殆不類常兒安忍棄之農乎而會村居無博士師有王生者館於中表劉氏去家三十里而遥俾令君負笈從公時徒步往往質王生曰兒子業進乎進矣歸與太孺人相對語而喜可知也久之令君補博士弟子尋餼學宫間與諸社友爲文字會公必課酒炙以供簪珥之屬太孺人首無幾時

也令君奉詔推擇升太學得疾燕中邸公馳而挾之歸悉帑以事醫藥既起而猶有憂色曰兒吾身也亡何令君舉於鄉矣郡以例優予公冠帶公乃大喜曰吾居恒覩冠帶者以爲非人間人而遽及我耶第一御之不時御也獲嘉令以公德而耆賓之鄉飲公逡巡謝弗就曰一田父奈何用兒子故遂與邑大夫周旋其退讓如此於是令君再上公車不利意邑邑不樂公笑曰田家得博士弟子固幸何況餼而陞太學又何況策名鄉書且

若不見獲嘉令榮業且得之第懼不稱耳既而屬疾且革令君哭而請遺言公曰我何恨所不盡釋然者而未有子女勉之爲善而已公素好二氏言晚而益篤長齋斷魚肉與人語及殘殺輙掩耳不欲聞若報應因果孜孜乎其味之也太孺人之識與公敵偶其奉佛尤專精乃其急姻族寛施予有所匄乞未嘗以希恥辭閫以内外合轍也太孺人後公八年而始捐館則靚令君成進士輿從京師之蕭之上海養皆以禄視公大徑庭矣而

太孺人所以訓戒勗勵凜凜有古賢母風病青以令君
療之明病卞見令君輙辦最後病甚不可為與令君訣
大約如公語而加詳且曰吾幸有兒誰為兒兒者令而
後勿急操下勿輕任怒勉之語絕而瞑嗟乎公與太孺
人臨絕之歎可悲也已雖然吾聞活千人者必有後夫
令最親人者也令君令蕭蕭治令上海僅二月耳而又
治又俱儉歲所全活何啻千人也且也其令當未已所
全活尤未已也何虞於無後令君名進孝公之生以正

德癸酉得年六十七太孺人生以丙子得年七十三

銘曰二老人其即安於斯逝者穴而存者穀樹穀務滋

穰穰孫枝乎而胡憾之遺乎而

太學生五齋徐公配陸孺人合葬志銘

徐之先以醫著也葢晉有濮陽太守熙者得神鏡經能

立起人死屢傳宋齊時益著且貴而至後宋之紹興中

復以醫著始自汴從嘉興已轉從華亭遂為華亭人宣

德中有院使公樞貴至侍從賜金紫然終官不離醫於

是益大著而其後稍稍易醫而儒迨公之父南陽公濟始舉鄉薦再教授大府又迨公而儒道益著南陽公有丈夫子三公其季也生而頴異稍能屬文有儁聲上海陸翁者起家歳薦以貲雄里而僅有一女是曰陸孺人孺人生而有女德父母絶憐愛之曰非名胄而才者吾不之婿也既得公大喜曰女有歸矣已而曰吾夫婦有子矣公遂贅於陸鮮衣甘食遊行傾里中皃甚適也已補諸生遂又以文髙諸生久之陸翁夫婦相繼死公與

陸孺人哭之哀喪葬咸庀而陸之族有利其産者謀以訟揺公公笑曰吾視吾贅直贅耳男子七尺豈藉婦而立者委之返華亭以久試諸生不利悉橐而游太學西京馬文莊公汝驥為祭酒試公文而賞異之公以是氣益發舒悉與其豪長者虎林方九叙新安汪文錫維揚史起蟄兄弟遊公故善酒又善詩而又善擘窠大書乞書者戶屨長滿公與之飲醇擊鮮亡間昕夕用是名日加益而船日損休沐里居避倭亂之吳興鬱鬱不得志

時有子益孫少敏撫而歎曰若知皇考之所以名若者乎努力毋以吾為望嘗咏一絶句悲愴婉切聽者私怪之一日戒益孫毋之外傅趣客與談若訣者客去面壁西向而逝當是時太夫人尚在堂益孫僅十歲耳陸孺人之欲為公死數矣而不忍於存者勉强扶携其老稚與喪還里中既葬歸女於彭太學汝讓公既無所遺孺人竭心力而終始大計上以共太夫人而下以誨益孫若忘亡者益孫固敏第不能無少年弄孺人欲管之懼

太夫人聞而傷其心乃跪數之曰吾所以忍死為若耳今乃爾我何以生為當從汝父地下一慟而絕久之始蘇益孫自是皇恐折節砥礪經術十七試諸生異等諸生習其文皆儁而益孫顧不得一第至以例游太學又工古文辭今許少傅張宗伯為祭酒司業大賞異之益孫所教授弟子束脩及贄文有餘潤悉以供肥毳而間不給則藜藿參焉孺人甘之如肥毳也乃其從女貞曇陽師所聞西方教則一意奉佛茹素愈易共矣晚而善

忘若嬰兒獨嚮信西方凡六載如一日俄病欻卒益孫既小祥乃痛哭曰不孝所以刺促場屋者冀得升斗之禄以奉吾母而已且吾安能獨嚮禄嚮太學符繻棄之示不復出或怪之曰是夫也不思以一命榮地下乎哉或曰彼殆有所慕於曇陽子之道也而太倉有王元馭元美二先生者先後稱疾有隱名故願一從之而今者元馭拜相元美亦出副留鑰矣得無悔乎哉嗟夫是非能得益孫之所為益孫者彼其痛哭而嚮繻也天真之

至也而何所用擬議也且今三吳之賢士大夫少不知有益孫有司至欲采其行以請者因而知有徐公陸孺人足矣公之年僅四十五而孺人年乃七十六有子一即益孫女即適汝讓者孫男二一士晉聘袁一士覲聘朱女二一嫁彭維昕一嫁方春榮狀其事者唐狀元文獻志而銘之者則世貞也

銘曰父食母之力而母食子之志又皆以子之名貴然則釜養而鼎祀爲可廢耶曰惡爲子者各順其際而行

其是而已

申玉田先生墓志銘

吳江有申先生者名德君子也爲諸生籍籍名塲而竟以韋布終終之明歲戊子而其中表甥提學憲使顧君大典私謚之學宮曰貞靖而手次其行誼至七月而其子諸生五常奉以謁余曰敢藉手子之一言以爲地下光余謝不敏因讀顧君之狀稱先生孝而徵者五弟慈而徵者四它樂施而不名急人而不責償徵者亦可數

然於謚法清白守節寬樂令終無當也且夫私謚非古也列國而漢始有之若黔婁之康太丘之文範是也然而張子厚卒門人以私謚請於程正叔弗許也其言核而信敢以辭諸五常而題其志銘之石曰申先生之墓申之先自四岳也唐開元中有進士泰芝者凡數十傳而為吳江州判官順遂家吳江為其邑人又數傳而為明錦衣經歷廣生按察僉事惠惠生貢士誠娶顧別駕望女生先生而夭繼娶袁比部鼒女母先生顧之夭也

先生僅三周月乳媪指襁中户而示之即啼哭以為驚也暮携之殯所復啼他日携之殯所又復啼視其淚盈盈溢於眶矣貢士公乃大異之名之曰孝及長而字之曰子純先生少負才藾以經生業著又工尺一按察公凢有疏記酬往必以屬先生逾於自搆歎曰兒鳳毛也十六補邑諸生試輙髙等明年僉事公卒先生從貢士公墨而啜粥者三年又代治楳里村墓毒暑分版築赤日中無倦色貢士公之於喪葬得成於其易戚者皆先

生相之也貢士公性嚴重嗃嗃於家而先生獨婉容屏氣先其意而逆之最得公懽公嘗病疽背欲醫禱殫矣計惟有吮其毒盡或可生先生歔泣而吮之其毒出於背而入於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者未必生生者死矣先生夢若帝語之曰以而故賜而父生飲之青冰嫛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貢士公俱起矣貢士公撫之曰而不負而名吾不負名而也公起之又二十二年者而病嘔血先生不釋衣侍者周歲其醫禱精專有加

每承血於盆即茹之不忍棄也然卒不起而王大母吳宜人九十矣尚無恙先生旦夕慟於殯幾絶而以間强盥櫛脩容而入慰吳宜人周視其匕箸乃出出則毁如故葢三年一日也吳宜人歎而呼曰孝來果不負而名於是吳宜人亦卒矣先生不以壽考殺哀欲舉兩喪葬以貧故弗克乃痛自抑損麤布單衣蔬食為恒曰余敢忘余誅畢葬而後稍稍復也移所以養大母者養後母袁袁每見先生輒忻然忘其非已出也先生所以娱悦

之者百方既晚歲畏喧而避薄輕身徙梨花堰而留其子五常等共奉袁然旬日必一朝飲食甘果迭進猶依依孺子慕也葢邑之人皆稱先生不負其名先生名所謂孝者也里有誣先生之仲父殺人者仲父脫身跳官係其婦吳宜人憂之甚食爲損先生挺身出白之讐環睨莫能難也既白而仲父出就訊竟以其婦俱免吳宜人始加餐先生又為之資其裝橐之京謁選得倅名州仲氏茂才小於先生十五年先生撫而教之若子然恐

失母袁意不敢自處以父也怡怡白首無間矣先生故
受母遺奩具後有女不以授之而以授袁女之當嫁者
曰吾女何敢先先君女再從兄學均遺其寡嫂孤女先
生力賙其寡擇壻得沈汝貞於貧而以女嫁之沈君後
成進士女亦從貴所謂弟而慈者也先生之婦父曹守
合州而猝中寇當坐軍正法獄甚急時蜀藩臬皆郡人
而不能得其要領走之故知陳侍御所乞書為居間立
解曹君尚不知出自先生先生亦不自明也顧曾瑜者

先生縮帶交也坐誣殺人逮損家為辨乃得已吳城廹水而門每漲輙病涉先生與李令遷梧筴必輿梁輿梁必藉石而後永李令曰筴之善第費可千金何所得之先生念溧陽史少卿際富而好行德當過邑袖書緩頰而說之史公為心動發帑如先生指輿梁成邑人人謂先生勇於義能先人而後已又多緩急之畧有貧者病者喪而不能治者急難者咸走趣先生所先生必悉資力而應之未嘗示難色所謂樂施而不名恩人而不責

償者也弇州生曰顧君之論述云爾蓋遲之五月所而徵諸邑人信顧君又謂先生風神潔峻辨說揮霍滿坐風生客至必酒酒行必醉晚居梨花堰東與鷺脰湖接輕刀短屐唯意是師於古文必左國於詩必杜於書必晉流譽江左其聲蔚然五常具褭而梓之當亦不誣於乎俗末而漓矣有孝誼篤行如先生者即癯然一田叟余忍遺之而況顧君所稱彬彬質文者哉先生卒以丁亥距其生甲申春秋六十有四始娶即曹繼徐皆先先

生卒文夫子三長即五常娶沈次五經娶陳繼徐次維岳娶黃皆能世其業而五常維岳後先廩於庠女一適吳之萊孫男四曰璟錫五常出聘葉曰瑗錫維岳出曰琦錫曰珍錫五經出孫女六俱幼墓在某所

銘曰吳江之域有水秀而土豐者是為申先生之幽宮不爵而崇其裔必隆

吳山陸君暨配高孺人合葬志銘

鄉進士陸化淳之魁於壬午也與兒騏蓋甲乙云又六

年而化淳之父吳山君卒苴杖而來謁余白下再拜稽顙而泣曰父已矣且葬矣昔者吾母氏之棄孤也葢二十有四年葬也未及為請志銘也玆將啓窆而合焉敢徼惠於令子以二尊人之不朽托既而曰天乎傷哉母氏之賢而天也於其歿知有化淳而已父之才而身弗庸也則知化淳一公車士而已夫以區區一公車士而何以慰之地下念今之世能不朽死者唯先生而不忍於生者亦唯先生是故敢以志銘請以出其手撰事狀

餘四千言蓋一字一淚也覈而詳麗而衷余何以辭按狀陸之先為漢欝林太守績其可知者元末有榮三公從其兄運使榮一公避亂相失竄於常熟之李墓巳徙五渠遂為常熟之五渠人四傳而爲庭璋能大拓其產有子曰一舟君文落魄不問生計產以日挫至其子西江君龍則益挫然皆受儒儒不能自致通顯而西江君復能詩以詩自愉適與楊儀先生相唱和楊先生世所稱作者君於西江君為適長生而明穎五歲受書過目

成誦又能知楷法稍長日記數千言尤好先秦諸子家語十四試於邑馮令所援筆立就馮令竒之且少之曰而姑歸進學以俟君大恚恨令實棄我而以好言誕我耶久之學使者下屬邑有能通春秋三禮者得徑就試君故治詩乃兼治禮不朞歲而以治禮稱里中高公甚賢其女而才君遂以女字焉是曰高孺人其後歸君孺人小於君六歲其才識性行不啻君配也君之學成而御史以事去君不獲試追之盡境而弗及復大恚恨曰

棄我者殆天也而寧詎人也遂束書縱游吳閶為市里俠擊毬較射倡飲不歸者累年間一歸非久即去父母故驕之莫能難也最後見孺人孺人痛哭曰而自負之謂何而今若此且不念二尊人了了晚暮乎囑一指示之曰而不改行者吾視此身猶指矣君感悟折節下帷習故業以情告西江君西江君曰兒能為張克乎未晚也携以見故瞿文懿公景淳文懿猶在諸生讀君文曰可進也君請進贄文懿曰若猶治詩乎曰治禮矣文懿

笑曰君禮而我故治詩何以稱子師謝去之君拂然曰吾復治詩易耳雖然吾自有師胠篋出所束書習之而仍故業於詩窮晝夜力無間嘔血不減止竟以詩補博士弟子西江君喜為加餐君曰未也試必高等然至應天試輒不利而會倭寇大作所過焚剽至君里君奉父母盡室跳之湖上寇勢小緩君間行視丘壟而還則無所蹤跡矣君念父母憂思久之疲極假寐夢黃衣者指而曰去幾里某浦非而父母舟耶行求果得之人以為孝

感事定問故居則已屬之羨矣君與高孺人謀買傍丙舍數椽以居父母而身從館師聘稍有羸金以資甘脆而一日龍忽起捲其丙舍與民居若掃西江君故屬疾以驚故益甚殆不起高孺人馳之君館與俱歸道與謀曰殯殮直若干棺直若干君出囊金曰差足矣高孺人曰吾覵舅欲矣而睨仲氏若有屬者何也得非謂仲氏尚未娶耶君曰奈之何孺人曰君第行貸妾當助之裝迎婦及門行禮西江公顧而恬然瞑矣君哀毀幾絶既與高

孺人勉共力喪事而後哭謝曰微子幾使我先君目不瞑乃留髙孺人侍母而復僂行至館教授諸生日益進資日益寛而獨一母徐孺人之供日益飭甘旨備矣顧化淳業已漸長謀為置塾師時家指漸衆孺人謀躬督之勤績紝課耕作以其羨稍置傍畝微潤屋矣歲時問遺中表姻戚無失禮間有以緩急叩者不愛簪珥以應之於是孺人籍籍得閭左聲而以勞故病矣前是君念母不置自館還省覲徐恒謂汝第卑汝職有婦在何憂

至是君挾醫歸視孺人已不可起毋時亦困老病每哭孺人輙呼天曰孝婦死我何用獨生後十餘日亦不起君晝以哭母於堂而夜涔淫涕交頤以泣孺人於草土也葢三載一日矣既葬除服忽忽不自得曰我所以竭精力而佔畢者兾得一伸之於吾父母而更何兾哉會化淳已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乃自顧曰奈何與兒子輩爭少年技也却埽一室穿池其東悉蒔蓮華環之以竹客至命酒不取豐而取辦竟日不以罍恥告也當孺

人歿君意不忍復置婦顧米鹽漿炙一切纖細皆屬之身乃始娶婦陳而少於君不能遽有所寛時喟然曰李獻吉有言妻亡而後知余妻也豈不悲哉始君之致婦於仲也寔自孺人孺人當仲童時所以撫教之者百方葢嘗毋事孺人矣及孺人念其有童心也而時時進規則已不受規孺人猶隱之乃以徐指割其居之半授仲器物儲偫與均而君自館起居毋徐畢必過仲與飲食而後入寢仲有外費輙市其居君為贖之以歸仲不使

母徐知也後仲竟廢箸出它徙輙迎之歸為授槩凡再
贖再授槩至晚節竟仲卒不忍離也君既已絶意進取
顧其課督化淳益勤及飾於學宫乃徼啓齒曰敏於我
矣及化淳獲儁周視其歌鹿鳴咏驪駒始快然曰先君
生而不得之我者我生得之若矣雖然猶大有事在於
是縱游金陵諸山水已游吳中已游錢塘山水且徧曰
吾豈以明得意哉山水吾所夙尚不能出之口令者以
厭吾心耳君强少疾最後飲於郊中寒疾五日而卒卒

時殊了了四子環侍之而仲化熈時試於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君猶頷之化淳問得無有所痛苦否曰無已而顧化淳曰汝在吾何言君性雄爽負氣屹屹不可下然中實寛厚急人而不責報又嚴取予有豪貴人利君故居者使蒼頭數輩故蹋門詈欲以為訟端時君它出而髙孺人如弗聞也君歸乃以實告曰彼以强來君以好往彼尚可正折也君投刺豪貴人坐上坐逆折之豪貴人面赤謝過不敢復利君居矣顧某者君及門士也為

讐所困辱讐度顧悞亡能為而獨憚君夜竊金求解君
吡之去卒以顧白郡丞受中丞指督邑賦妄箕格諸生
諸生譟而逐之中丞盛怒廷詰諸生甚厲咸披靡不敢
前公挺身出言丞暴横狀中丞度無可奈何則移色邑
博士使扶之君伏而曰博士威何如中丞中丞不能以
非義詰諸生博士乃能以非義禁諸生乎中丞為屈而
止少時遊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
願以半酧君竟去弗顧嘗館於富人所而驟灾主人從

焰中倉皇擕金寳授君君頣指兩童子置之書簏事定
俾主人自取曰毋汙吾手也其所行多類此君子曰陸
君奇男子也使以一第假之居安則拮据而稱事遘難
則慷慨以明節不亦磊磊落落哉高孺人明睿女子也
有樂羊梁鴻二婦風惜皆不遇耳雖然有化淳為之子
而予為之志銘不可謂不遇矣君以嘉靖甲申生壽六
十四孺人僅三十六四子者長即化淳娶周孺人出也
次即化熙娶夏化冲娶瞿化光幼未聘陳出也女一適

高明時亦孺人出也孫男二泰徵嘉徵俱化淳出孫女二尚幼葬在陸家灣祖塋之次蓋君志也謂化淳毋以我離西江君

銘曰轂於室而歸於穴合二十年而離離二十四年而復合合以兹辰其偕侍若先人以利若之子孫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雨亭

陳公墓誌銘

公諱瓚字廷祼雨亭其別號也陳之先居邑之東門里

曰鳳皇涇世稱名族凡再徙而復故居則公之大王父甘拙翁也有子曰韶州公復嘗舉鄉薦兩令長興大庾以韶州府倅歸韶州公有兩子曰封太常少卿策重慶太守諫諫為刑部郎中時贈韶州公如其官太常公娶吕恭人而生公公秀穎絶倫七歲過其外大父麗水公指月而屬之儷語公應聲曰大象懸中天清光照下土麗水公竒賞之謂置建安中猝何能辨十歲能屬文韶州公歸自郡公以其所業呈輒大喜一日方呈所業而

有報壓屋圮者公如弗聞也韶州公撫公首曰壓圮而
吾堂不圮也兒乃棟梁矣及韶州公疾革諸孫皆有遺
物獨不遺公曰無可以當汝者所遺一念而巳公既長
踈眉目風神秀爽骼骨遒勁十七為邑諸生繼其仲父
太守公起俊聲是時少保嚴文靖公尚書瞿文懿公前
公為諸生皆折年而與公游每讀公文輙歎曰後出之
彥也公讀書湖莊與故陳中丞先生寀隣陳先生以乙
夜出過公莊聞書聲而異之使人具食遺公公以其長

者也對使者噉之盡陳公所食故惡草具盃異公曰是官家兒乃能甘我食耶為諸生可十載而薦應天又十載而成進士出為永豐令永豐故巖邑也而素繁不易理且謂公不久離書生意少之羣吏爭抱滯案來請决公不停手而辦叱之曰歸爾曹以序來毋數數溷廼公吏吐舌下邑故有五鄉皆百里而遥有訟者公第令其里之長呼與偕來顧息則聽之以故胥吏不下鄉兩造既具片語立折獄無宿囚肆鮮接饔邑門之内供事者

有菜色相率引病辭去公曉之曰而曹毋衣食我我能令而曹吏保一簿尉胥不終論戍及鬼薪也咸具曉所謂叩首請留五鄉歲入邑供應金錢不訾公為裁十之九曰欲供令令不受供以供上官令不敢用供損上官名部民劉某者富而吝公亦知之其市舍居停人殺人緣以羣指嗾劉公立辯釋之曰吾知汝吝亦知汝不殺人廣閩流賊害兵使汪公一中勢張甚業且犯永豐公檄五鄉兵分徼之而伏壯士數里外以待賊酋稱二大

王者恃勇介而先馳遇伏發授首餘衆潰掠五鄉復為鄉兵所破遂絶界遁走峒豪梁汝元偽講學聚徒衆將作亂公授筴捕之汝元愳而逃為峡江邏所獲餘黨俱就擒鄉人咸舉手加額曰微陳公誰脫吾虎口也一日公入謁兵使方詰盜不服見公而喜即屬之曰得陳永豐盜不宽矣公出呼其證盜者凡數曹後先試之辭不盡一最後得一人稍訥口公出不意威之曰誰令汝曹誣盜急為我言不者折而脛矣訥者叩頭曰中盜者銜

之以賄屬故也公立出盜而當中盜與證盜者於理兵使避席起揖公曰使我不作冬烘監司者吾子力也段御史墨而猥責邑令月輸贖鍰且曰以多寡為工下考公不令輸鍰曰令已安下考矣御史無如之何吉安黄守良二千石也而不能當臺意嘗密問公守不稱狀公從容言守之賢渤海潁川不過也禮節小濶畧耳遂解守竟得薦後知之謝公曰吾聞守庇令不聞令乃庇守嘗入覲而分宜相之子方苛責守令賂公袖手而已公

不粟於永豐太常公歲載數十斛為日廩嘗以土瓜奉太常太常謂瓜得無苦耶既而曰瓜殊甘也葢隂以況公云以治行第一徵拜刑科給事中用永豐令最封太常如其官復論令時剿寇功賜白金文綺公念海內方虛耗而供億日煩士習茅靡後先所上疏如杜奔競計吏治勸良牧溥蠲卹禁苛政結保伍益城戍往往報可再遷為左給事中察視京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即營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曰帥吏士所

瞻聽也奈何故輕折之且彼喋我何以悉其能否為設
坐從容詢訪軍事咸自喜願為給事用例察視京營者
以三年代始行舉刺往往不得代去舉刺幾廢公疏請
歲一代舉刺時上將領知所感畏矣公疏又有選正兵
以備戰守增餘兵以實行伍及他議草料清月糧別椿
朋明查參皆著為令甲公又論紀翰林二巨僚為故權
相嚴黨去之瞿文懿公戲謂公吾詞林故不落人喙柰
何輕相齮齕公曰重詞林是以去其相黠者瞿公憮然

曰善上性嚴多忤有所去中外臣往往不蔽法而權相
又以其私佐之凡三十年多老嚴穴而死者御史淩儒
請收録之上恚杖淩君於朝堂褫為民公時時扼腕謂
時非唐虞詎可稱野無遺賢而會京察公以文選郎墨
而幸免以一司封郎代之謫大不平即上疏請黜遺姦
以重銓司則追論文選郎也採遺賢以充器使薦故臣
某某等上恚甚謂當復生一淩御史亦杖之六十褫為
民公幾絶而蘇然神色安閒若未受杖者校卒咸咋指

稱鐵漢鐵漢云重慶公於公雖季父顧互為知己若肺腑然時以里居聞公被杖驚而嘔血數升死公歸與太常公相對而以生還慰退而哭重慶公至毀曰吾不意季父之成死别也杜門久之乃奉太常公輕舟筍輿縱游虞山尚湖間已稍游至虎丘上方楞伽天池玄墓諸山已又游武林泛西湖窮三竺兩高靈隱石屋之勝彌月不倦閒披史籍至會心者手錄之唐以後則置弗錄曰時非乏丘壑顧游者弗暢其趣耳莊皇帝即位首起

公吏科公至疏上六事其一曰通上下之交二曰納匡救之忠三曰黜近習之誘四曰正敷奏之儀五曰申勸戒之典六曰核循良之績語語剴切上悉嘉納之而所謂申勸戒者欲賜故楊兵部繼盛羅中允洪先謚而正督撫按臣楊順路楷殺沈錬以媚相嵩罪天下傳誦稱快上將視太學公謂祭酒當坐講於儒者至榮而其人不稱請去之而别用着碩得學士趙文肅公貞吉以代大相徐文貞公階有重望亞相高公拱與相惡而恃上

東宮舊㗌御史齊康甚口詆徐公以自快公恚曰是不有天也極論髙公宜罷御史宜逺謫而臺省翕然繼公後皆得如公指亡何遷太常少卿屬卿缺公遂署寺事每當御前奉祀事進止雍容甚都上目屬之公又能裁量諸祀之費使奸吏無所從侵年改商人之輸課屬之博士博士獨科甲選也黄羽不得恣苛索至今便之時髙公因緣中涓起兼掌吏部故為危語以緩諸嘗論劾者或信之公曰是鷙鳥將搏而戢羽也遂移病歸高公

既得志挾詔旨以察臺瑣諸寮無一能免於郄而公時
從在告中左降爲洛川丞不赴高公既以罪免而江陵
公繼之江陵故悉諸公宂然欲挾以威衆稱例不肯爲
洗而公又坐故嘗議大閱事相忤乃笑曰此豈用我時
耶因絶口不復挂時事而奉太常公偹舊遊甚適葛巾
野服澹如也會太常公以考壽終公業踰耳順猶烝烝
孺慕無異喪吕恭人時太常公暮年三舉子三育皆以
貽公公竭貲力而爲之授室與産已又喪其配繆恭人

公自是別築舍於墟墓之間名之曰蓮花庵朝暮淨食往往瞑坐移晷蕭然獨詣世味無所干至江陵公物故國是始見伸而公首補會稽丞尋改漳郡司理再遷南京儀部郎中公始為之一出亡何超為南通政參議俄兼署光祿寺篆光祿在內廷比舍中貴人侵其地而壖之公示以法立返地諸所入物為之畫一吏胥毋得乾沒復召為太常少卿未至轉為通政司右通政遂轉左通政主敷奏其參議缺於庶僚中選大音聲人補之以

次遞遷公疏謝不能請改他職自效銓部謂公以望遷非由選進也聽勿敷奏自是著為令甲故事所奏即御前取一二充數而已公持議謂若此丈具何納言天子之喉舌也必軍國大務及四方灾異乃以聞識者韙之轉南京太常寺卿之任僅一月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甫入而屬大計羣吏公在南京故與太宰丘公檘隲核監司守令之賢否書之冊而隱之至是佐其長行簡斥廉所不鑒鑒明年轉刑部右侍郎以年至乞休不允

尊轉左公前後所與其寮長舒公化李公世達耿公定向皆天下所謂長者𥟖和無間爲一時盛五載大讞獄多所平反有羊酒賜明年病噎久之乃卒公故堅強無疾生平饒濟勝之具探幽角奇足不告疲不多食酒而與親知談讌恒至丙夜不倦人謂公不百歲不止也而止七十有一盜舉朝無不惋惜訃聞於鄉鄉之人無不咨嗟涕洟者亦可以觀公矣公少讀書虞山之維摩寺閴寂多鬼物公嘗夜步中庭有大聲發於樹然若有

所休者公徐曰去之吾不汝害也聲遂絶公亦不他徙其令永豐時嘗訪故羅文莊公洪先於石蓮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視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者皆䰟奪公夷然任之虎踉蹌避去為給事而得廷杖創甚夜夢神金人也而玄其服相對久之悖而醒猶彷彿在目創自是愈識者占公必為當世名臣且壽終然公為諸生則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始於西又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終於西又夢一吏導公至大堂皇而呼曰

與咎繇並既病革乃自解曰始於西者永豐則江西管也終於西者司寇則西省也與咎繇並者咎繇士師吾為之僚也止矣吾其逝矣傳有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公之謂乎哉公性伉直貌棱棱嚴冷若不易親與語稍閒溫溫如也小欲狎以非義又勃然見乎色矣少則有志於聖賢之道及其在永豐與故聶貞襄公豹及羅文恭公游二公皆愛重公相與講明良久之學而公之所自得深矣晚節頗好葱嶺之教即辨才耆宿與公談

者咸披靡稱服然公第用以攝心曰福田利益非吾事也公所娶即繆恭人有婦德先十年卒再遷葬於邵家濤祖塋之傍今趙宗伯用賢誌之子一禹謨太學生賢而有文娶秦繼娶劉女二長適沈文璧次適孫延嘉孫女一適蔣國玞公之卒也上采禮官言賜祭及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尊名之典葢有待云禹謨將啟繆恭人之兆而以公合手次其事行累萬言而問誌銘於世貞曰當肅皇帝末天下之賢才廢阨而不爲縣官用者不

可勝數矣公之欲亟収之蓋憫之也而首蹈其禍几再
躓再起中外大小十九官或出或隱或拜或不拜要之
在朝之日不能十三及今上之大用之而公老不待矣
不然以公之材其名位樹立寧僅僅若是哉則公之所
憫於廢阸者蓋自憫也公雖宦不甚久然再据言路司
風紀条大政建白施行有當於人國不淺淺也其佐司
寇日云暮矣有嬖戚之喪吊者麇至而獨不往豈必較
失得權輕重而後拒之其耿介發於天性堅於遲暮固

然也余素辱公友然不敢以友故私公銘曰

水有百折而必趨東金有百煉其光燭空正氣所鍾乃産陳公遘則躓起道無汙隆惟孝與廉不懈以終奉此完身歸於幽宫瀰瀰封雲嶠嶠繚虹銘公之藏以偕無窮

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提督學校按察副使衛齋潘公墓誌銘

公潘姓諱允哲字伯明别號衛渚已而更曰衛齋其先自毘陵徙而上海爲上海人大王父慶王父奎俱以皇

考都察院左都御史恩貴贈如其官都御史歸而進階
榮祿大夫卒而贈太子少保諡恭定文學政行為嘉隆
間名臣孚有上壽天下稱之公以冢嫡縣諸生蔭國子
尋以三禮登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授河南新蔡知縣
調繁得浙之義烏徵入為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出知
黃州府擢山東按察副使丁母曹夫人艱歸服除改陝
西提調學校以恭定公疾乞致仕道聞喪歸服除久之
以疾卒公之生也恭定公時為祁州守曹夫人夜夢神

人掖二童子手丹桂如之而以語夫人曰大夫有功德
於祁民甚深帝嘉之用錫二賢子以昌大其門寤而産
公又二年而右方伯允端生公少則嚴重不輕笑言所
從羣兒無敢以押進者稍長益恭謹動自為矩而中磊
落抱鉅人志其治三禮髣髴高堂后蒼屬文以典則著
聲諸生執贄請益者相踵而久試輒不利恭定公宦游
於外以家秉付公公從容持之出納井井宗戚鄉黨靡
閒言然公不以是妨素業其業益精遂連第既夏高科

名又公卿子謂必得中秘選而公杜門自守泊如也令新蔡時屬淮汝驟溢漂没居人廬舍公爲之緩賦寬刑申飭保甲之禁請穀於上官以食其餓者流徙盡復雀苻偃然蔡以大治銓府謂此小邑何足煩牛刀而羲烏爲浙雄邑又多礦警遂移公至以廉遏其欲以簡息其煩以誠化其嚚毋不率者而礦警亦逆自戢罔敢恣睢公雖寬然長者然於持法不少撓上海之故知時爲𤅢有所犯公不之假以故寮佐皆廪廪奉三尺吏胥不寒

而栗竊指相目曰異日鐵面御史也及其去爲御史邑民塡道追哭相與畫像祠之御史持法侃侃其鄉里戚執毋敢以私見者被命按上江風采大振黄綬以下多解綬自遁去斧繡所抵巨猾斂足江波不興秩垂滿始得守黄黄江表最劇郡也地衝而俗囂公一切以簡靜持之過舟旁午於逢迎未嘗廢然所餽不過算器食而已縉紳有居閒者不盡應然必以誠語之退而服公長者居恒不設衞從草赤之情俄頃必達訟庭肅然屬邑

當城城公親爲之經理費減而工速諸長吏自勵爲清白以承公德意盜賊衰止政化大行凡再入棘所得多士其持山東憲則恭定公褰帷地也而方伯君亦嘗蒞止焉公至士民爭指謂曰此大馮君也耶公於職專郵傳平亭有法上下稱之已而太夫人之訃聞公即日被髮徒步號哭奔喪中道殞絕者數四寮屬追趨及之咸咨嘆曰真孝廉也臺首有薦剡首以是稱焉公歸而念太夫人不及訣痛不欲生然以懼傷恭定公意強自力

庀喪事既服除曰我公老矣吾豈可再誤耶恭定公聞而恚曰若乃死我我日甘而仲氏養匕箸益進而不以時樹功名而戀戀兒女態耶公乃強行至部得視關中學公務飾其朴而汰其浮提衡樹表士習幾變至於按部校軌無間險阻旰暮勞悴成疾猶強自力顧時時念恭定公不置而會其手書字畫時謬譌曰頗衰乃爾哉吾尚可以仕乎移文兩臺棄其官歸中道聞訃公馳歸拊棺而慟曰已矣乃復背公如背太夫人何以生為遂

閉口不納勺水過三日方伯君手糜飲而泣進之曰有先公之大事在公為之勉納匙匕自是墨而啜泣者三年於是恭定公之典備矣而公猶邑邑不解顏若有失者既服除闔門養重非公事不入官府閭以經籍自寬所過從唯二父及方伯君而已兩臺之積薦公之五六銓部方懸闕以擬公而公竟不待以卒嗚呼惜哉余以姻婭故托從恭定公還往又辱與公游見公貌溫溫然言吶吶不出口進止尺寸無失退而未嘗不自咎其易

也妄謂恭定公若萬石君奮公若郎中令建方伯君若牧丘侯慶而政術文彩皆過之公之名位小遜於恭定公者以晚達而中逝不克盡展故耳不然而其器業顯施胡以異也方伯君之所具狀又述公嘗割腴訟以廣青浦之黌舍通家子市田於他姓者為之贖而歸之其他郭邮姻族推食賻喪不可屈指數以故比閭之内無饑色而產日挫公卒後余往吊之見其鄉之紳衿毋不嗟泣曰何以典刑我也里中人毋不頓足曰何以衣食

我也徵其喪喪事或不給然則方伯君之狀惇史也公卒以萬歷已丑距其生嘉靖甲申春秋六十有六元配王光州倅相堯女有婦德累贈恭人繼項光禄卿錫女累封亦恭人子四雲樞龔公陰爲官生娶楊憲副道亨女次雲柯太學生出後季父都事君娶顧光禄監事從周女皆側室張出次雲楚聘姚參政體信女項恭人出次雲英侍媵陸出甫晬而方伯君養之女一適余子官生士驌亦項恭人出孫女一尚幼所著述詩文若干卷

義烏縣志十卷黄州郡志七卷騂傳規則一卷

銘曰潘之先自滎陽至晉而以文苑稱德則弗揚及明海東寖繁寖昌恭定闢之元氣洋洋中憲衍之春日載陽用則未究根乃弗戕爾安爾藏以佑爾後於無疆

贈文林郎雲南臨安府推官豐溪甘君墓誌銘

甘於蜀内江為著姓至少保大司空公如霦而帰貴以一品秩贈三代而少保公有仲氏曰嵩令公化霦嵩令公有二子伯曰茹士為山東按察副使當守刑部尚書

郎時復以其官贈嵩令公仲曰豐溪君芊為諸生不第以卒按察公雖貴然竟無子而豐溪君有六子三女諸孫男女中外十餘人後以子令戶部郎士元奏臨安司理最豐溪君贈如其官而第五子舜元出後於按察公以諸生廩學宫今廿之在內江者獨豐溪君後最蕃大較為德之慶有及身者有不於身而於子孫者固難一一論也豐溪君生三歲而母劉安人見背嵩令公自撫之與同卧起六七歲時聞人歌古詩輒誦積成帙稍長

通經術能屬文而尤工為儷語若牋表啟札見者以為不減長慶西崑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按察公長於君六歲前為博士家言有名君驟起而與之齊為人豐下炯目神采奕奕暎帶人間出雁行按察公咸指目曰此甘氏雙璧也耶未幾按察公薦於鄉遂薦於公車射策高第君默默不得志而蒿令公棄其官歸王母趙太夫人尚無他諸子以次弟共食亡論少保公諸仲季咸有官祿饒儲蓄爭進鮮腴而蒿令公每當上食忽忽計無所

出君為百方致之即損私槖弗恤也既脩而進太孺人即嵩令公亦廿七箸矣而君自裁量過當非衣惡食非特欲寬嵩令公之養亦其天性然也久之嵩令公屬疾革而按察公遠宦燕中獨君侍會當應省試嵩令公促之行君跪而請曰即試得之兒不忍以一日易也已而公疾轉甚君蓬垢而奉醫藥藥必先嘗至針灸亦必身試之祈顲搏顡請代乃嵩令公稍稍起色矣而君病憊卧公撫而歎曰兒真孝子也以身代我矣久之嵩令公

竟病卒君哀痛幾滅性棺殮必親以待按察公歸朝夕擗踊三載如一日也君移所以事嵩令公者事按察公按察公亦絶友愛之君以多子故不能無從著然按察公有甒禄必以付君君有所拓南畝必先按察公而後已君於書少所不讀然獨深於太史公而其於制科義亦時時有古風以故不能中時趣最後乃為學使者今大宗伯姜先生寶所賞識大司空曾公省吾宦其地試而奇之咸謂君國士也及入棘有關中人得其卷不能

讀曰是何物語姜先生為之咨嗟累日自是君邑邑不樂成疾而益自勵讀不輟士元弱冠矣君與之先後廪學宮而士元以拔儁得禮部貢君喜謂曰而翁踰四十而髮蒼蒼而齒揺揺夫人壽幾何而欲俟河之清若勉之然竟以前疾寖劇至不起春秋僅四十有四始廿以少保公貴甚而子姓日繁其汰者不能無鮮衣怒馬之累君覩為少保猶子按察弟獨敝衣蹴蹴徒步衢市也未嘗以得意加於人所接見無飾貌讕諕恭上慈下温

温如也咸目之曰此孝友甘生云既聞訃巷聚嗟曰孝友甘生死矣比葬拊棺而慟者若干人臨穴而泣者若干人按察公志其碣而少宗伯李公長春表其墓稱實録矣然未若天子之璽書所謂敦倫樹義績學嫻文六籍搴芳一經訓後之美而信也嗚呼君可以瞑矣君字𠔥甫豐溪其别號也娶郭氏有内德亦以士元貴封太孺人六子者長即户部郎士元娶周封孺人次元娶黄調元娶趙賛元娶錢舜元即所後按察公者也娶范宗

元娶余三女者亨適吳九秋和適葉廷椿俱諸生詔適李屬春孫男五星卿邑諸生次楙卿禹卿青年圓壽孫女七人墓在邑西之海棠莊是誌也徵之戶部郎狀狀又云君書法得之急就章為歌詩有大歷風當不謬銘曰生而蹇歿而顯子孫繩繩德乃徵以為不信視吾銘

明處士閒愛亭君暨配姚合葬誌銘

吾州之人有好行其德者曰閒君閒之自署曰愛亭緣

其父南亭君㴒也於是鄉人人稱閒愛亭君其當推擇鄉飲祭酒者亦必曰閒愛亭君而最後有張守者居恒以貲低昂其士民而獨雅知君為榜其門曰一鄉善士又為上書臺賜之冠帶至鄉飲延之賔席君雖逡巡弗就而衆皆曰此非特閒君當也不自意守乃能若是守是舉亦當也閒君家太倉新安之六尺里去吾舊居數里而近吾以是習知之新安故崑山割而君之產半猶在崑山南亭君謂吾一移足崑山産立廢矣乃身與其

貳留治崑山而俾君居新安母顧依之君少嘗讀書學問為文章試諸生閒矣而弃於家不就頗用計然之筴而寬然行之南畝益拓君日搆脩瀡以共二尊人身往來其間蓋朔以南亭君而望以母顧也各欣然忘睽矣南亭君年七十而病頗劇君倉皇馳候之奉歸新安中道卒或曰君之居創居也而以尸入不利主者君哭而唾曰吾不能下從吾父何論不利卒以尸入殯於堂戚易殉禮及母顧以令終而毀有加也孝聲隆隆然起矣

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其出後之南亭君當授產君而不能無昵其也或謂君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予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愧辭君乃稍裁其羨畝五百為義莊以贍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物喪葬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不以溷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下之所以教養

備至為授室分槖如大倫其孤既登第即復龔姓而名曰閒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蓋君兩受役於崑山太倉皆繁重家為窘有畫筴於君者謂緣閒道當得蠲君乃㲉然曰吾不從閒道蠲也吾而蠲誰當代者役如故及閒道卒於東陽令亡子君復哀之如子撫其嫠有加君又於五服之内外親族皆有所厚施無不濡潤者於比閭疇畝之夫皆有所紀施無不沾及者義聲復隆隆起矣君美鬚髯

性寛和無疾遽之色嘗與客飲甚懽而卒有訟事其偶大豪也家人耳語之如弗聞竟飲質明從容步入城與偕兩造豪大屈髡鈴伏謁請罪君延之坐飲更厚貽之豪退自責數曰吾乃輕犯大人吾死矣君之自力爲長者久而人益信之其業雖以好施子及中 蚤殀中挫然大倫已任家君聽而息之稍稍復振君乃曰可以休矣毋復以事溷我益蒔花竹種秫具醇釀又善談論讀書能爲詩歌及傍獵方術堪輿家言客至必談談久飲飲

必取暢而會其配姚孺人卒君多忽忽不樂久之會得
東陽令訃益不樂遂感疢疾復久之竟不起姚孺人者
崑山著姓也父曰嵩孺人生而端重閑禮範十七歸君
舅南亭君既留崑山而姑竟依孺人多疾病孺人旦夕
扶侍溫毳湯藥之類必謹必躬性儉勤善御下而能不
靳施予其待姚之族姓尤有恩凡閒君之得成其孝義
長者聲半孺人力也君以萬歷巳酉卒壽六十八孺人
前二歲爲癸未卒壽六十三大夫子一即大倫自州庠

以例晉太學娶顧氏王府典膳某女女三適顧應元周維師龔道中孫女一許聘馬存仁合葬大龍涇之陽聞之先自江陰始也有添八公者從宋髙宗南渡家焉七傳而思悟公覺徙崑山之新安今所稱六尺里者也曰聞故文姓元初諱信公之禍更為丈大倫之狀云爾銘曰孝義長者歸之隱君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厥配佐之克儉克勤大倫云云余亦云云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靜逸高君墓誌銘

無錫有高子雲從者以萬歷壬午與吾兒士騏偕薦於鄉自是吾仲兒驌季兒駿咸挾經與高子游而至今年

已丑復與兒騏偕薦公車六月高子念其所後父靜逸君老請急歸省甫報許即發而君竟以其月中臂疽三日而華不待矣雲從傷其歸之不能及君也痛哭至委頓曰天乎何奪吾父之亟也往者吾父之撫不孝孤也即小有樹立輒自喜吾無子而有子矣不孝孤幸以一第酧吾父然未及致升斗之養而吾父竟不待也是吾父有子而無子也已矣吾父有隱德而弗昭將與閭巷之子同施於腐草而念能不腐之者獨執事之文在嗟

夫余安能不腐君然以陳子之篤孝與通家之世契深也憫而許之志銘按狀君諱校字國明静逸其别號也先世為無錫人居青城鄉有孟永者為福州太守張翁贅從於城東南隅傳子如圭如圭傳子翼至雪樓公適以然諾重里中娶於浦與黄巖令君其又十八年而始舉君左師之愛可知也君少而以警穎稱受令君讀書能屬文矣而會令君舉應天薦雪樓公睨而曰若非吾所得有也吾老矣不能當家秉顧謂君不有處者誰與

共出者君始奪而受治生無禄雪樓公即世君相令君治喪禮戚與易稱自是令君復上公車矣獨留君侍浦媪媪治内君治外斬斬有成緒矣而令君得安意宦游共令黄巖也即塩米瑣悉皆資之家君從容應之不乏會令君以倭破剽黄巖令君乃棄其官歸凡二載浦媪即世君復佐令君治喪禮毀有加媪之垂屬纊也執令君手而泣曰若故而弟師也必子蓄之復語君父事而兄戚頓首受命令君於君有師道若父矣然不以尊故

勝親親君故弟也而若子不以親故勝尊尊家庭之間秩如也復忻忻如也葢未嘗頃刻而離左右矣令君之安之甚於安其子也時令君有一子二孫而君年四十七而無子令君謂弟奈何未有子吾雖一子今幸舉二孫其少者僅彌月可抱而撫也君曰幸甚所抱即雲從與配綦孺人旦夕更鞠之備至及小長英頴見頭角寘之家塾延明師誨之居恒謂吾不敢望兒富貴得不墮吾兒書脉足矣雲從夜讀書恒自甲至丙君聞之輒呼

小豎温茗攜果餌以往或自起慰勞之曰毋過疲且休矣雲從既能屬文文成輒以上令君令君喜則亦喜曰兒果可望也令君既壽考亡恙晚始膺疾至革君於禱祈醫藥無所不至治喪齊而疑於斬則哀之過也於是雲從文成復上君君曰去之有而師在吾舍吾兄何衰矣雲從試諸生不偶難於見君君趣入呼酒為慰曰歎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雲從為諸生非久薦於鄉君顧愀然不怡雲從跪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吾憂

爾之從縉紳逮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於世故未數數也勉之閒呼衫帢入公府君輙驚曰得無從諸先輩往居閒乎母以一時羸而棄若平生雲從謝不敢乃已甞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辦汝何自得之葢君故恒布素而已弗三澣弗易食不再肉故用恒饒而益自力為儉客或譏君家幸饒胡自苦乃爾君謝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煩妄入葢君治生雖不能盡廢什一然於非義避之恒若染有客戚病且死槖千金授君君

駭曰生平所見不十金何干金也力辭之有賈人以他
物質子錢者既去而遺美珠數百顆君囊而封貯之明
年賈來贖他物君徐曰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賈蹙額
曰所失珠耳然不記何所君即舉還之賈媿謝即選尤
美者百顆以酧固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家有一堂三
世矣痺而陋雲從請新之君泫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
祖自黃巖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椽唯課子孫灌花
木以一卷偃息其間而已吾安敢加而祖剏大王父行

雲從唯唯謝不及其御臧獲弗責小過顧獨嚴檢飭嘗聞巷中鬨聲即驚問曰舍兒得無與人鬨耶恒謂雲從忍故是佳事吾而忍彼當自愧悔即不愧悔不深吾忮也君足跡不入縣門居恒鮮出後或一攜雲從之佳山水里人爭前目之指相語曰幸得識高君高君善人也君卒以己丑距其生丙子得壽七十四配即朱孺人名家女也柔婉明哲能先君之意而成之君所以孝事其二尊人敬共兄嫂接姻族理家秉無不與孺人共既無

子則飾媵侍而薦君君既撫雲從謂孺人吾不他謀子矣故多羸疾幸寛我孺人即為置外榻其媵侍亦多却遠以故君老而健勝無恙與孺人偕餉耨之禮者五十餘年孺人前君六年卒子即雲從名攀龍娶王氏女一適楊友孫男三世儒世學世經世學聘太學張某女餘未聘孫女一許字浦胥麟葬在南山黄家灣祖塋之次啟米孺人之兆而合焉禮也孺人賢婦人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子而孝弟而悌慈於厥嗣厥嗣亦克濟美罕如者賢喆之藏而鵠如者太和至順之理夫人子自有美子重余銘之是曰不死

新安程君墓誌銘

余友嘉定唐子時升工古文辭不妄許可顧獨與書生新安程嘉燧善因而知其父布衣君布衣君賈於嘉定垂三十年日閉戸讀書未嘗飾冠𩎖奉筐筥以游大人而成其名顧獨嗜余文章時時語唐子自居約安得一

日從并州先生游即死不恨然未幾死矣嘉燧奉其父意乞事狀於唐子而介唐子謁余於金陵來請誌銘曰必公文而後父可安地下也唐子復為之請甚篤余讀其文信許之按狀程之先曰伯休父至吳而將軍普居建康及晉而將軍元譚徙新安後十三世而為總管忠壯公靈洗五十二世而為處士泰興泰興生元淑生溶則君之父也娶於閔生君甫三歲而失母父自哺之以衍壽為君小名甫八歲而父挾其季轉貲賈江淮間溺

死豫章李不能求其父屍而脫身歸時君之大王父老
矣王父復以病廢季遂不復護視君而外王母尚在心
憐君君乃依之時諸舅皆博學能文詞君從之受詩復
受易因轉浹諸史諸舅謂衍壽而小名也爲易一嘉名
君泣然曰先人所命也禮孤子不更名敢辭諸舅悲其
意弗易又爲君營地以葬少孤之母然君既不能自衣
食而舅家貧復不給外王父之友信州鄭公病免家居
鄭公大官有氣力舅乃攜君以從鄭公鄭公一見君而

奇之時君又能直外王父之先塋田諸舅皆服鄭公又為之游揚聲稱季父聞而内愧召還君以三十金付之俾小賈於外販錢易貴展轉數年積子錢三倍於母歸而奉之季父季父頷之而已亡一語相勞苦時君以妻江氏矣徒手入室相對邑邑不敢言子錢事而君少恒饑從姑之歸方者哀而時時食之君自淮歸道遇姑之子屬君曰婦在家即緩急從弟取償也君歸而方婦偶有急從君徵三百錢不能應請之季父乃大恚曰吾安

所得錢君之他容所自貸以應方婦因涕泣自傷吾數年而為李父拮据營子錢若三百者不啻千矣豈不能以半自匿而徒手歸舍乃不使我以三百錢竟然諾哉誼不可留矣念姑之歸李比部君者在嘉定走往謁之比部名能知人與君一見語合即揮數千金與君聽其所為君故游四方能觀萬貨之情其所轉轂若流水李君之入滋倍乃歲以一鎰金奉君得以為資益數年而化居焉君之配江既前卒李君有從姑歸於張其女稱

淑美李君使續君室君雖以心計居市廛然雅質相當伉直敦氣誼重然諾待人融融如也顧岸然不為非禮屈家既以饒裕於自用能節約日費不過百錢而歲所義散恒至三百金既懷外王父家恩欲報之而諸舅前已物故遺子孫零落殆盡乃行求得仲之子為授室買田共家祀而伯舅久在淺土為之營壟而歸其柩曰聊以報其葬吾母也念父死湮沒無所於葬終其身戚戚若有深憂者然不敢以讋其季父當居貧時於出納猶

自力爲精辨不苟取甞得遺金而亡其主故宣之人俟其主至而歸之不問報客有貸君百金者不能償乃囊其珠寶以示君冀小得畀直不取併劵付之曰吾鬻者欲以濟若急不謂更成若急也他黠客聞之亦陽爲貸君金者君察其有貣色不許鄉人人謂程君非獨仁也而亦且智君固時時之故里掃治先壠循行母家舊跡蕩爲兎葵燕麥之地悽然不樂因貽書戒二子以孝友儉勤毋喻於利且曰明年吾更游江淮南入剡縱觀山

水之勝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吾且死矣時君方健飯亡恙聞者竊怪之明年為萬歷戊子忽噎痛不能飯就醫於金山旬日不效遽歸曰我何須飯也與所善客登高眺遠不倦以至革猶裹幘坐與客訣容雪涕不能仰視君笑談自如曰諸君為我雪涕良厚雖然亦恒事也何足煩君悲脩然而逝得壽五十有九君始配江前卒既配張亦前卒張舉子即嘉燧博學能文辭娶於閔最後配孫舉一子嘉然聘朱女一適閔自立君之不忘

閲若此諸孫男女各一人嗟乎以唐子所稱程君行誼卓犖若此吾求之縉紳衿裾中未盡見也吾安敢以輕目市㕓

銘曰諸苦之備歷而甘始回玉女於小成哉賈而文是好以余銘之厥好乃效

程處士惟清墓誌銘

歙俗以姓相甲乙而程與汪最為甲程之後無匪自忠壯公靈洗者忠壯公居邑之黄墩至宋宣議公居休徙

栗口凡十餘傳而為為節為節生敬音敬音生忠烈則處士之父也處士諱洁惟清其字率口之水流而滙其里居因自號曰練潭父有四子處士居叔其伯仲皆以賈起家矣而處士少敏嘗從其族博士先生受易垂就父欲奪之賈曰吾非不愛儒第食指衆胡不佐而兄謀什一之息以寛我乎季長或可儒也於是始從其兄監鹽淮揚間已轉子母錢於句曲中山徃返南北甫十年而賈成其竒羨過於初數次處士故善心計能因俗為

變與時消息不强力纎儉槖無末名之物皆與兄共之以歸於父甘脆時進共養不倦及父母之見背與兄弟之無禄則哀毁垂滅附身附棺必極慤誠撫字諸孤從受師授室爲其子先寛仁喜施意豁如也内外五族少不霑潤者所解紛判疑如響立應族故有世祠以不及祠支祖供義公特建祠祠之又大繕治宋鄉貢士一德公墓咸割其槖沸人義之請立碑紀處士名不許曰吾故不爲名也嘗扁其居堂脩齋謂庶人之職知脩

身齊家而已時三子皆讀書有聲顧而謂曰未竟之志
則而曹勉之時歲荐饑大出囷廩以贍窶者家人數擘
鮮輒揮去弗御曰吾不忍以匕箸餘而當數窶人命處
士素強無疾中年所經悼亡撫存非一以是寖削損得
疾至革行視絞紟衾冒之具過飭正色而語三子汰哉
爾不聞曾子之訓乎爾之大王父不能得之於爾王父
王父不能得之於我兄弟而我乃獨安之也容有進曰
禮不云乎有其時有其財此君之子責也處士微領之

而已三子哭請遺言處士曰孝友勤儉銘諸心可也語
畢而絶時萬歷之戊子十二月也距其生嘉靖辛卯春
秋五十有八配項有婦德三子皆太學生元正婦黃繼
吳元衡婦戴元仁聘吳孫男三人女一人其狀自京兆
司諭吳瑞穀瑞穀信而文與余善而來乞辭者元正又
彬彬質文人也故為誌而銘之
銘曰稱處士者何行士也士而隱於賈胡賈例也太史
公云身有處士之誼而取給焉噫嘻寧末富之為累

冠帶儒士盛少和先生墓誌銘

君氏盛諱應宗字斯因别號曰少和吳越之人疾起於君者咸知有盛少和先生而不能舉其名與字余故為之誌而稱盛少和先生盛之先世有聞人至宋叅知政事度而大顯貴自後十七世皆得官爵雖起於儒而間習醫至十八世而有御醫啓東者遂以醫擅名歷侍太宗仁宣三朝直御藥房署領南太醫院終始不能踰八品而賜詩賜金帛有九列所不敢望者啓東諱寅讀書

能詩負節槩其卒也諸碑銘表傳哀輓之類傾館閣舉

大夫子十一人中有成進士者第四子某某傳子某某傳

子某傳子某即公之父也葢代以醫名而不廢儒至君

而諸從中有御史大夫應期郡太守應陽遂益稱甲族

冠吳中矣君之父舉大夫子五而君居其仲伯曰應陵

多通醫家言不下君而不能自振其聲然前於君十四

年生而後君一年卒得壽九十一父之歿也伯治喪葬

大事從外箸而君奉其母姜與其叔仲輩仍故居家益

貧羣庶不能亡間言君乃損故居授之而脫身與其母妻依御史大夫之别館胠篋得軒岐鵲意之書盡讀之術猶未大行凡三徙而始依其妻之父杜山先生杜先生國醫也君與之下上往復盡得其秘而又能時以其意錯奇正而用之遂所至立效名遂出杜先生上時文待詔徵仲感奇疾幾不可起君從杜先生治為處方出其意表待詔乃起謝君曰吾賴君再生御醫翁者其有後乎王叅議庭陸少卿斯道先後感濕痺甚劇羣醫爭

治其標君持不可曰此虛寒也以溫補劑投之而愈吳叅議子孝之婦猝得疾劇將問木君診之曰此痰滯中焦氣不得升降耳毋憂也治以宣導之劑一服而蘇以至愈査方伯應兆與子尚書即懋光前後患痰火而危君咸為治之無恙感君而友之君游其父子間如骨肉盤門之貧士沈者其孫尚幼得疾羣醫爭藥之不效君偶過見之謂沈曰公孫幾誤死為處方服之愈沈乃屬君且為我診脉君退而密語其子曰而父六脉俱無根

明歲入夏不治矣至期死徽富商無子置一妾愛之甚
篤其生子而感嘔血脾泄二症禮君至其家為從容調
攝將半歲而愈君謂商曰吾非獨令若寵起也又能令
若寵有子明年其期也至明年果得子余謝郇鎮歸閶
一過吳閶君以五鼓訪余舟而診脉語余曰公六脉甚
平而調此壽徵也或不能御内耳余曰時時有之曰然
則我為公壯之乎余謝曰不願也明年從曇陽子於直
塘而痁甚危久之良已即病秘結強之而通右腹忽劇

痛衝上至胷亟延君而君有他故遲遲來君來則以他醫藥痛半已矣而每夜眠耳若聞舂杵者如隔牆君以藥悉已餘痛而出五紅丸如粒使將寢以一杯酒吞之其夕則聲稍遠而微次夕吞之則又遠而微九與聲俱盡余乃始奇君關中李中丞自浙請告歸過郡延君謂曰病中滿惡食水火俱不利吾其殆乎羣醫不知所措君既診公脉歸而謂其子之楫曰脉洪大於冬令不宜若其感自夏則一暑症耳治之何難詢其病果得暑而

大吐且瀉君以六一散加少辰砂九二服而水火利繼以六和湯配香薷飲不數服病盡除吳江令徐君得奇症且革君藥之而已以詩幣鶴鹿酧君李公今為大司寇而徐君為御史李憲使飭兵於吾州而婦病君藥之而已再作再藥良已時君已久見旌於兩臺予冠帶而每入謁則民其巾服李公後知之每謂余盛老非獨其術良也其人亦長者余少女歸袁曼容踰年而病壯熱晝夜不解面赤嗽痰又苦脾弱有邵某者亦名醫也謂

大虛宜用參芪若子河車補君診之曰是不受補補輒死以意劑藥數十服而疾大損君又診之曰雖病當得子女妊身舉一男其又明年復病而君不在矣乃死吾弟之愛女歸楊繼英繼英瘧後病大發毒熱不解飲食俱廢有周醫者亦名醫也曰此傷寒法難治君診之曰非傷寒也餘瘧發甚重然以藥誤耳躬為之節度以咀再服而病已徐母者王相國之姑也垂八十病不能粥與起坐君藥之一服而進粥再服而蹴蹴行室中矣嘗

舟過崑山而一河津之婦暴死稚子猶啖其乳其夫摶顙而哭求君診之曰不死也為湯液抉齒而灌之至一更蘇復來請藥君愍之而客寘金三環於中後君自吾州遠復過之其婦與夫來叩頭曰匪唯起吾死而又資吾生公殆神人耶吾何幸遇之友人曹昌先曰吾見盛君如是者衆矣君於貧士單族有疾召之不待再而往雖委巷痺屋亦為之傴僂而進治劑必精謹又更賨者出槖裝分遺而至貴富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多杜門引

疾戓時匿身荒野中不復可踪跡如是者至竟歲性好
音律喜婦人人取適意不求國樂而又輕施予以故隨
所得金帛輒徒手散盡不復問生計君白皙美鬚髯疎
眉目葛巾单帢行山水閒望之如神仙中人性温茂恭
謹亡與比然當其作癖時不可控揣既不恒過人有所
過人奉之若大官府已而忽去不能留也葢大江之南
北其知君者敬而愛君者得十之八而其不滿於君者
亦不能無一二乃至所尸祝而願為君之子孫者亦時

時有之君性不食酒而善飯強自力年七十餘而幸内不衰其最後過余幸内猶故也而余察其有衰態私謂家子弟曰是夫起人疾易其自起殆難矣居無何以沍寒行荆溪山中歸而病亟問諸子之楫胡不歸之楫歸治湯藥而進之君嘆曰使我可藥何待汝歸我所以待汝歸者欲有告也汝伯氏長者然不任喪汝任喪第使我棺周於身槨周於棺足矣仲氏之柩與孤嗣在念之屬歲除族戚交游來饋問相踵君使悉為酒屬善謳者

謳歌枕而聽之甚暢元旦命移之之榻居曰吾安若已而示起色湯飲徐薦熟寢至五鼓忽醒戒子婦以水薦毋以湯且屬勿離左右既復奄然若寢者頃之卒矣得壽七十有六君孝友天篤以獨身奉母姜極志物之養姜病亟竊封股雜糁羹而飲之遂愈以壽考令終君猶毀瘠逾禮嚴其伯氏如父也四方之珍賻有至者不獨甘矣配即杜先生女以才明賢淑聞君娶家而聽之於內外綜覈不廢君雖好內然多寄情狹邪閨閫之間肅

如也先君十五年卒君自是絶不娶有五子長之恒邑
諸生娶吳繼娶李次之楨郡諸生出贅於朱次之楫娶
戴續娶湯次之植以郡諸生夭又次之校亦夭君歿之
半歲而之恒猝病死其餘皆前夭獨之楫在能紹明君
之業益以有聲諸孫男五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之楫
謀葬君於闕之兆而具狀來請銘嗟乎君挾
軒岐之術以起人於阽危者五十餘年其竒驗何可指
數而故自挹損不欲為人談亦不欲煩筆札之楫自以

其術見延請無虛日不獲從君君又不喜從弟子故無有能紀之者即余之所見聞合之之楫之所紀百故不能一也昔太倉令淳于意以天子垂問具悉而對故太史公得傳之如近者汪司馬之傳呉橋皆橋所自著稱者也君固無論呉橋即生有所著述以待天子異日問令余得之豈為下太倉令哉雖然君亦可以不朽矣

銘曰盛之先德自啟東厥裔繩繩至君父子而益顯融吾聞之活千人者其後當封噫嘻呉郡之有封其盛宗

耶

亡弟太醫院吏目瞻美配陶孺人合葬誌銘

吾王父南京兵部侍郎質庵府君有二子伯則山東布政司都事靜庵公仲則都事公有四子伯詹事府主簿來美仲四夷館譯書官居美叔州學生升美季則太醫院吏目瞻美而尚書公有二子則南京刑部尚書元美為余與故太常少卿敬美也侍郎公以厚德聞天下而都事公繼之脩其厚於鄉子孫蓋繩繩矣而自壬癸間

三兄弟俱踵逝僅瞻美在少於余五歲業以身後寄之
至明年丁亥之五月而忽病噎已而寖劇至十月之闕
日而卒當是時有一子甫三週而鄉居不能無夜警且
有利之者不得已徙之城而為瞻美卜葬地於其壤其
墓中之石則以屬敬美而是時敬美亦病病亦噎明年
夏閏之季亦卒於是吾兄弟盡矣嗚乎以歲時之無良
而孺子弱且年婁儉甚葬尚未有日而吾過老即一旦
不諱誰與銘瞻美者故為次其事行以授兒輩俟其窆

勒石而納之其亦可憫也已瞻美名世望別號臨峯母曰龔夫人而舉於都事公之貳陸生而警敏踈眉目輕趫自喜都事公雖延師誨之然不頗督課而家故饒聲妓以是耳目之日奪不能專志於詩書而多少年狹邪游有鳴琵吹竽拈屐六博蹴踘摴蒱之好顧能時致鮮肥甘毳之味以適都事公公小有疾痛疴痒輒為撫摩爬搔之都事公顧問諸子無一在者益瞻美最能得其意第公素嚴重龔夫人以同起家故瞻美與叔不能當

伯仲三之一及都事公卒而獨瞻美哀毀逾於禮先尚書中權奸搆繫都官獄瞻美冬月馳一羸往視旦夕橐饘及其侍余苫塊相對悲泣齊而心斬矣其共奉吾母如母也瞻美雖不恒事舉子業間為之亦工益未弱冠而補博士弟子亦嘗應應天試而久之倦其事予告遊太學以貲不給不獲補上舍然其從余久頗曉詩句涉獵史傳彬彬舉止稱儒者矣性頗任俠急人之憂甚於已其赴義若渴即倉卒以窘告傾橐弗吝甚或匄貸應

之故瞻美之授客券與受客券恒相當當是時母陸老尚噉食無恙瞻美與婦陶孺人精心而奉之陶孺人者故千墩名族陶令君之女孫也性寛和能治内饔瞻美有三妾曰董曰黄曰趙各執脯鹽醞茗之屬以時相佐瞻美性好客客飲恒至夜分或達旦所呼無不立應者間從富貴家甞竒果珎錯輒袖歸以遺母偶鮮客客或不至夜分候母寢而甘則呼酒與陶對飲三妾侍而各出所儲一室之内融融如也陶年五十四猝中風卒董

故郡名姬也瞻美念其靜淑納之當未婚羣飲而伯語之曰季多内胡自困樊檻中耶不然第善為滛即得出矣既歸瞻美數擁之弗就曰毋為伯氏口實也自是有月事始一接久乃得男墮地而董死瞻美劇傷之嘗泣謂余宗祏所寄也幸為我一言紀之余不敢許而前是吾守太僕卿有餘俸趣呼瞻美來京師而敬美時為尚書祠部郎左右之得上太醫院吏目今相國申公王公時在館閣以詩寵其行瞻美氣稍發舒其居鄉鄉之族

黨姻戚推以為祭酒三老所疑難事取片言而決瞻美又善農家書課僮僕耕輒獲然尚不能給客釀余出入多與偕每至戌夜而呼笑不絕者必瞻美也時年已過五衰矣每規之本以適生而至伐生何耶幸少裁之瞻美雖口謝而不能改以至病病可半歲意殊了了大拓中堂及傍水樓閣不休先尚書蒙上恩賜祭營葬贈官使者至瞻美病且亟矣強自力冠帶先日而酹於墓泣告余三十年所耿耿於心者今始滿矣已抱兒膝前曰

敢以累大兄余哽塞不能答瞻美固輕財又篤陸母有一女歸晉氏者眠之甚傾所蓄以私之槖為竭瞻美了不以介意至是忽嗃嗃人恠之余曰此病也非其恒伯子故齮瞻美而叔亦慢其母陸意不能無望伯子死植其子尭佐尭佐死無後為立後邺其寡叔死其長子亦死而二孤弱無所歸瞻美召致來家延師以誨之長者又死為少者繹授室給腴産百畒故瞻美歿而繹哭之若哭王父也仲故與瞻美狎然善㧡産其四子俱犖然

瞻美之恤之可知已表兄之育於都事公者益一歲中九食於瞻美不替且伏臘之費俱任之瞻美有友前後十餘人其所敬愛獨曹子昌先曹子雖稱娛而自以髫齔交時時進規切語又為畫筴圖事瞻美念其有三女力不能嫁為女其少者撫愛之不啻若已出他行誼類若此瞻美以辛卯生壽僅五十七其孤六歲矣名之曰士長系曰陶孺人誌矣而不詳以從夫也董叙而不誌不誌禮也叙之傷其功而夭也

銘曰羣從之中唯瞻美白眉而先我以隨我之死也齊而哭者其誰嗚呼噫嘻

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僉事少泉李君墓誌銘

李君諱植字良材别號少泉其先世浙之歸安人轉徙入黄岡遂隸籍焉大王父俊王父瑛俱有長者稱至父贈公陽明能廓其家而好行德於鄉困廩與宗戚共之識者謂老子所稱居善地心善淵仁善施其贈公之謂矣娶熊不宜子置貳錢而生君君少明頛稍長工屬文

弱冠補郡諸生有奇聲無何薦於鄉郡且舉賓興宴而贈公屬疾君精心醫藥間不之應贈公徐風之曰奈何不問公車耶君竦然曰兒敢以大人易一第也自是贈公疾日益甚君籲天而禱靡所不極然贈公竟不起居擗踊號哭幾至滅性既而曰使我北上者終天之恨又何已也乃強食分守舒君春芳聞之曰是可風人子矣標其門曰孝廉以示旌君前後五上公車輒不利游太學諸生毋敢比肩竟以選人補蜀之萬縣令萬固山縣

然於唐故稱州為孔道公至裁節其費官司迎送第令毋闕供而已不得過侈求悅兩造取片語而決咸心服去時人為語曰毋岐舌見必屈杜若唇寃必伸有亡賴子殺一家七人而匿大索久之不獲君禱於神神示以殺人者貌醒而跡之俄就縛有僧支解人隱其屍展轉二十日矣君從容以果報喻之僧大感泣具言屍所卒伏其辜鄰邑皆呼李令神君也君謁文廟廟貌嚴矣而前無泮池君為捐月奉募工鑿之甫三尺而有甘泉涓涓

已暴慼沸加鑿之滙為大池司理前御史任某異而以文紀之君任前後踰五載得薦剡十一滿考贈父如其官嫡母熊為孺人徵拜廣西道監察御史時方有事壽陵費且鉅萬萬君疏請裁省之上嘉其意下所司加料理而又有薦舉人才一疏為時所稱然以伉直不能久居臺出僉閩臬數月爬搔宿垢幾盡風采一新而以微痾乞休兩臺惜之為疏請得移病歸公歸而奉母錢其樂融融如也病就愈且將北上一夕而感異夢若與亡

弟太常敬美同就徵者敬美視閩學政旋佐其藩與君交莫逆時病死矣而君不知然意疑之晨起遂病脾不久亦卒異哉君生以戊戌而卒以戊子春秋五十有一娶陳氏有婦德封亦孺人丈夫子七勝任娶賈勝用娶魏勝載娶陳勝寵娶孟俱博士弟子勝舉聘江勝薦聘胡勝重聘周女三適熊迪初王一治俱博士弟子一字丘一鴻孫男一女一狀自同邑袁丈伯勝任將以某月葬君於某所而來乞銘曰唯是徵靈於次公之一日而

有請也余安忍辭嗟嗟李君之才器偉矣其列中外臺皆未久不盡究其用所可見者循吏之績於萬而已天又奪之年不然其所張設可勝道哉

銘曰是惟良材之幽宮㦸其棟隆以貽後之人不必竟於其躬